

艺文观察

短剧出圈,长剧变短。2024年以来,微短剧的风靡引发社会关注。与此同时,8集《我的阿勒泰》等短剧获得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突破了短剧在电视上没有收视的刻板认知。以长篇连续剧为主的叙事美学似乎正在发生转变,这一转变蕴含着怎样的创作特征和传播规律?将为此进行探讨。

——编者

「迷你」叙事何以风靡 微短剧爆火

范志忠

“你”叙事,意味着这个时间只剩下5秒左右。在这样的“紧箍咒”下,微短剧的叙事美学发生了深刻变化。长视频中习惯的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渲染与铺垫,在微短剧中被极大地压缩了;长视频叙事的起承转合中常见的过场戏,在微短剧中被尽可能地剔除了。绝大多数微短剧“迷你”叙事美学的重要特征,就是信息密集、悬念丛生,强调稍纵即逝的瞬间体验,尽可能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

微短剧“迷你”叙事这一审美特征,深刻契合了5G时代互联网移动端受众的审美需求。一方面,海量的视频扑面而来,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微短剧5秒制胜的叙事技巧,显然有利于吸引在无目的状态下漫游于各种互联网平台的受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闲暇时间变得碎片化,微短剧恰好满足了人们在候车、购物等间隙时间的观剧欲望,因而迅速火爆出圈。

毋庸讳言,微短剧火爆的背后,确实存在野蛮生长的乱象。各种追求感官刺激的爽文,纷纷从网文迁徙到微短剧平台。微短剧大多投资少、制作门槛低、变现快,所谓“一周拍完、一月上线、一部财富自由”,这种一夜暴富的神话不脛而走,更是让各路资本竞相涌入。为了更好地规范引导微短剧的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规定要求自2024年6月1日起,微短剧需按投资额分类分层审核,未经备案的作品不得上网传播。此外,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激励政策,着力提升微短剧的审美品质,引导微短剧走上精品化发展之路。

微短剧在移动端的火爆出圈,影响了长视频的收视市场,诸多长视频纷纷开始调整自己的叙事策略。据统计,2024年上半年,25—32集剧集占比提升8.7%,33集及以上剧集整体占比减少14.2%。十几集甚至几集的迷你剧,开始赢得流媒体平台和受众的青睐。与此同时,长视频开始注意汲取微短剧的叙事技巧,如2024年热播的40集连续剧《墨雨云间》,渗透了微短剧“迷你”叙事的创作思维,矛盾集中,反转不断,引发收视热潮。

当然,微短剧的“迷你”叙事,并不会主宰互联网时代的所有视听创作。近年来,《去有风的地方》《我的阿勒泰》等剧作风靡,恰恰就在于其另辟蹊径,以一种静水流深的叙事美学,聆听大自然的呼吸,抚慰躁动不安的心灵,赢得人们的喜爱与共鸣。

无论是长视频还是微短剧,其创作一方面要尊重互联网传播规律,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审美内容的艺术创新。唯有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影视作品才能化“流量”为“留量”,从“爆红”到“长红”,推动中国影视创作繁荣发展。

(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五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叙事美学的转型与挑战

张国涛

短剧是短篇电视剧、短篇网络剧的统称,具有篇幅短小、内容精炼、情节紧凑等特点,本质上还是一种传统剧集。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曾经以“短剧”为主。9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提升和产业化推动,电视剧单集时长逐渐标准化(45分钟),集数越来越多(30集至100集不等),体裁样式也从系列剧与连续剧并存,演变成长篇连续剧的“长剧”形式。为治理“注水剧”,2022年12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关于推动短剧创作繁荣发展的意见》,推动单集时长15—30分钟的系列剧、集数在6集内的系列单元剧、20集内的连续剧、周播剧等多种形态的短剧繁荣发展。此后,如《新生》《边水往事》《三大队》《漫长的季节》等代表性短剧接连出现。

微短剧并非传统意义的剧集。电视剧、网络剧因播出的媒介平台而命名,微短剧以视频号、小程序为播出平台,更为准确的名字应该叫视频号剧、小程序剧。微短剧从短视频衍生而来,从纪实短视频到剧情化短视频到精品化微短剧是其发展路线,所以它遵从的是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逻辑。

人物、情节和环境,是叙事的三要素。一部剧集是否成功取决于故事、人物与技巧三个方面,即故事的吸引力、形象的魅力、叙事的张力。长篇剧集的艺术魅力更多依靠的是前两者。在长剧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如《汉武大帝》《大秦帝国》《大明王朝1566》《康熙大帝》等历史长剧,还可以看到《大宅门》《闯关东》《走西口》《乔家大院》等年代剧。剧集名称往往不约而同地出现一个“大”字,这里主要是指“宏大”,历史或故事异常丰富,也就是常说的“戏托人”。长篇剧集还有一种叙事是“人托戏”,如《父母爱情》《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等,人物形象饱满,作品感染力来自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演员

的表演功力。

微短剧则不同,追求瞬间的情感释放与满足,故事本身的丰富性、演员的表演功力似乎不那么重要,主要靠叙事技巧来制造情感价值。微短剧的冲突与高潮以秒来计,三至五分钟之内展现四五个反转、六七个冲突,八九个矛盾是家常便饭;情节碎片化,强调快节奏、强冲击和多重反转,不太重视情节的连续性和结构的起承转合;叙事具有跳跃性,注重瞬间的情绪、感受,不看重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一般而言,微短剧的人物关系相对简单,人物形象“扁平化”,性格层次单一,多少带有夸张色彩。所以,典型的微短剧靠叙事技巧的营造,靠镜头剪辑的累积,让观众来不及思考就被裹挟,甚至沉醉其中。微短剧更注重对观众情绪的体贴心入微与精准拿捏。影视是造梦的艺术,微短剧编织的是从生活中脱胎出来、活灵活现的、伸手可触摸的“白日梦”。

微短剧制作成本低、拍摄周期短、风险可控,在营销上自有一套打法。与电视剧由电视台采买、观众免费观看的模式,网络剧主要由平台自制或采买、会员付费观看的模式不同,微短剧平台采用个性化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投放。用户的需求和心理被算法拿捏,使得微短剧变现率远远高于网络视听平台,源源不断的付费收入由此而来。除此之外,夹杂其中的广告以及周边产品开发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短剧的繁荣是叙事转型的成效,而微短剧的出圈是技巧与算法的红利。微短剧突显了编剧的重要性,但高密度的技巧使用,也容易在瞬间消耗编剧的才华与想象。如何应对叙事美学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值得每一位影视创作者深入思考。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版式设计:张丹峰



北京人艺在上海演出《茶馆》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10月14日到11月9日,北京人艺带着5台大戏“矩阵式”亮相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掀起了一场“文化狂欢”。场外,一票难求;场内,座无虚席,观众目不转睛,凝神屏息地投入……

北京人艺是一个历经70多年岁月流转、大腕云集的艺术殿堂。上海观众想通过观演,了解这家推出过《茶馆》的“老店”,如何把这杯“茶”泡好,招待口味随时代变化的八方来客。

这次,北京人艺带来的剧目是《茶馆》《哗变》《日出》《杜甫》《正红旗》。这5台大戏,每场3场,前后15天,展现了这家艺术“老店”坚守中国戏剧现实主义精神,既守成又开新的艺术历程和艺术实绩。诚如院长冯远征接受采访时所言:5台剧目象征着北京人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我看来,北京人艺的独特之处,一是它厚重的民族化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二是浓得化不开的“京味”。一戏一格、精彩纷呈的多元呈现,也是基于此。

《茶馆》是老戏老演。由老舍先生编剧,焦菊隐、夏淳先生执导的《茶馆》,荟萃了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黄宗洛、童超、胡宗温等著名艺术家,成为当代中国话剧的高峰之作。1992年送别第一代《茶馆》,磨剑7年,由梁冠华和濮存昕、杨立新一众艺术家接棒。其后,还陆续有过林兆华、李六乙等导演的各种版本。从2005年开始,《茶馆》庄重“回归”。尊重经典,就是尊重自己的历史。第一幕开始,静场,几十个角色雕塑般填满舞台,都没咋说咋动,却是人人都有戏,但又没人抢戏,妥妥的一座“老裕泰”茶馆。梁冠华、濮存昕、冯远征、杨立新、何冰、吴刚等一众艺术家,带着一帮初露锋芒的青年演员,像小学生描红那样,一丝不苟地复刻于之是他们当年的表演。可以看到,经典就像一坛陈年老酒,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发醇厚迷人。

《哗变》也属于老戏老演。我看过1988年朱旭、任宝贤主演的《哗变》,精彩绝伦。几乎没有喘气间隙的语词密度,间不容发的语言攻防转换,让《哗变》成为话剧演员语言功力的试金石。观众在语言密集轰炸中,感受人物不同职业、个性和内心的复杂变化,感受逻辑的严整、情节峰回路转的推进。话剧是关于“话”的艺术,其魅力在于剧本说什么“话”,也在于演员怎么说“话”。艺谚有云:高而不嘶,低而不咽,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偌大剧场,不用耳麦和扩音器材,把台词的每一句、每一字清晰地送到观众耳边,是功力的显现。《哗变》让观众充分领略、享受了演员肉嗓真声的“话剧”专属魅力。

《日出》是老戏新演。这是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的代表作,有过无数新诠释新版本。这版《日出》集合了一批优秀青年演员,把《日出》变成了一曲展示艺术活力的青春圆舞曲。导演以极简主义的形式建构了一个空旷的舞台空间,年轻演员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华,展露角色个性的鲜明特征。陆璐饰演的陈白露兼具上世纪30年代在纸醉金迷中灵魂悲哀失落的交际花和当代女性的时尚气质,于震饰演的潘月亭表现出“老爸爸”的滑稽和无耻,雷佳饰演的李石清爽在顶头上司、辞退员工和妻子之间显露的不同嘴脸,都可圈可点。不同于《茶馆》,年轻演员们在剧中不动声色地增加了一些“小动作”,以突出、丰富角色的情境反应。在这场青春向经典的致敬中,我看到了北京人艺艺术事业马拉松式生命接力。

《杜甫》是北京人艺在《李白》后又一次对唐代诗人的戏剧呈现。为了形神兼备,从形体上接近杜甫飘零憔悴的形象,冯远征来沪瘦身10多斤。同时,他不断走进杜甫漂泊无定却心怀天下苍生的内心,塑造出既有崇高情怀又不至于名利羁绊的诗人形象。不断复原杜诗名篇的舞美灯光结合北京人艺民族化的话剧表演,应该承认,这是一部具有观赏挑战的作品。

《正红旗》是北京人艺的京味新传。剧中,濮存昕扮演的叙事者老舍和杨立新扮演的父亲穿越时空不断对话,在完整的琉璃大屋顶不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两代人对民族精神的复杂解读。老北京的风俗人情,以富于感情浓度的色彩、灯光和表现主义画面风格,在舞台上缓缓流动。

在北京人艺的这次驻演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为现实主义表演体系不断中国化、京味风格不断当代化所作的努力。除了剧目的艺术品质,最令人感动的是艺术家们敬畏戏剧的精神。他们演出不用耳麦,声音必须始终用强大的气息支撑,这是对体力的巨大消耗,但观众听到的是最真实的声音。《茶馆》首场演出结束当晚,濮存昕发微信问我:“不用耳麦能听清不?不用麦,在观众如此多的大剧场是一个挑战。”为此,我每次都询问剧场最后一排观众和歌剧院门口的引座员,然后回复他的提问。5台演出中,无论主演还是配角,哪怕一句台词没有,站在舞台一角和被阴影遮蔽的演员,都全身心投入,使每一场演出都弥漫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院团?因为国家院团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有着一般院团难以模仿、无法替代、成为文化积累的演出和剧目。衷心祝愿北京人艺薪火相传,继续开来,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不断增添新的光彩!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守成开新 多元呈现

北京人艺上海驻演观感 毛时安

从三个维度探索电影的主流价值表达

陈宇

主旋律电影再现光荣历史、构建宏大叙事或歌颂英雄人物,激发观众的家国情怀。近年涌现的《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长津湖》等优秀作品,在延续这一传统中进行创新。我在创作《狙击手》时,也努力展现这种家国情怀,使观众获得身在祖国坚实怀抱的自豪感。《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人生大事》等优秀作品,紧密结合时代风貌和社会现实,展现社会进步,讴歌真善美,反映和颂扬了普通人的精神力量。创作电影《坚如磐石》时,我尝试将经典叙事元素与当代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影片强调不屈不挠的正义力量,弘扬当代中国人不畏黑恶、顽强斗争的精神。近年来,《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封神》等影片取材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唤醒扎根于观众心中的共同价值追求。我创作的电影《满江红》尝试展现忠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突破不同社会圈层和年龄代际的隔阂,引发广泛共鸣。

如何发类型电影的理论和方法论有效应用在创作之中?在我看来,首先要对类型电

影理论的底层逻辑有精准认知。类型片创作要求创作者始终贴近观众的心理诉求。不同的电影类型,不是对作品样态简单的人为划分,而应向观众提供不同的心理体验。基于对特定电影类型和观众心理的准确认知,电影创作者能够高效地组织叙事和视听资源。为了避免类型片创作的同质化,我们还可尝试在遵循类型原理的基础上突破类型,包括单一类型内部的突破,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融合。在《狙击手》的创作中,我尝试进行类型之间的融合。影片在战争片的主类型基础上,引入青春片的辅类型,将血与火的战争情节塑造为一场青春的历练,希望既贴近战争史实,又能引起当代年轻观众的共鸣。

讲好故事是当代电影的重要目标,叙事方法的研究是创作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优秀的电影叙事可以被视作一个精密的动力系统,该系统能持续激发观众的观影兴趣。叙事动力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观众对外部世界的秩序追求。这为影片提供了持续的情节推动力,创作者要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提升维度。比如在《狙击手》中体现为主

角应对战局、击败劲敌、突破自我,形成其戏剧行动的三个层次。另一种是观众对内心理世界秩序的追求。我们需要不断地精细描绘人情人性的光谱结构,在叙事中不断丰富各光谱上的内容,完成系统的心灵刻画。在《狙击手》和《满江红》中,对人性的刻画从生存需求的角度入手,随着生死攸关的情境变化,当人物愿意为了崇高的精神目标而牺牲生命时,观众获得对人性升华的共鸣。

只有不断提升认知,才能创作出超越观众预期的跌宕情节,产生源源不断的叙事动力,激发出人物深藏的心灵力量,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主流叙事。

(作者为编剧)

艺坛

来自现场的声音

伴随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创作观念亦在不断演进。当下,观众与市场都期待在一部电影中同时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娱乐商业价值的彰显以及文化艺术价值的实现。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在追求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亦期待达成大规模传播。商业电影作者也更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和大众情绪,承担价值导向的责任。这种趋势,对电影创作者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在作品中奏响时代主旋律,同时照顾到观众的多样化需求,是我在创作中思考并实践的问题。

主流价值观表达与具备时代特性的叙事有机融合,首要问题是如何找到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可以在家国情怀、社会现实、传统文化三个维度上探索。